



柳田文庫
文庫11
D11
11



文庫 11
D 11
11

左傳經世鈔卷之二十

寧都魏 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訂

叔孫婍聘宋

二十五年春。叔孫婍聘于宋。桐門右師。杜樂大心居桐門見之。

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杜樂氏大宗也卑昭子告其

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

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今人每好于遠方之人。詆

宗族鄉里之賢。以自鳴高者。可以鑑矣。能有禮乎。無禮必亡。杜為定十年

樂大心出奔

左傳經世鈔 卷二十一



010190548444

傳 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杜逸詩 昭子賦車轄。杜詩小雅周人思得賢女

以配君子昭子將為季 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

坐。杜迎宋公女故賦之 語相泣也。杜相與語而皆泣下 樂祁佐。杜助退

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灰乎。吾聞之哀樂。杜可

哀而樂哀。杜可哀 皆喪心也。語心之精爽是謂魂魄

血也爽明也心之精血屬陰 魂魄去之何以能久。杜為

叔孫宋公卒傳

魏禧曰語曰培婁無松柏其大宗與宗既卑賤矣身安得貴乎。昭子數語可謂要言不煩。○論衡自敘一

篇原本孤寒。至於引譬。聘舜。鯀。醴泉。芝草。甚及犁牛。駢角。只顧以辨勝人。遂至抑親揚已。喪心已甚。充乃名人。豈此理。尙未知耶。可見人至好名爭勝私心所蔽。白日而不見。邱山如此。為勝愈勝。而愈屈如此。為名愈名。而愈辱人。之大愚莫過於此。可以鑒矣。乃其書猶膾炙千載。古今之以文勝。可嘆哉。

此處為書寫區，內容極其模糊，似有殘存之文字，但難以辨認。

樂祁論季氏

季公若之姊杜平子庶姑與公若同母故云公若姊為小邾夫人生宋元

夫人杜平子生子林宋元夫人生女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

且逆之杜平子人臣而因公若從杜從昭子謂曹氏林即宋元夫人

曹小邾姓也勿與杜勿與女魯將逐之林魯人將逐平子曹氏告公公告

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林若果欲逐季氏魯君必失其國政

在季氏三世杜文子武子平子矣魯君喪政四公杜宣成襄昭矣無

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禧按為弱君者不可不知勢衰權微當別謀所以自

振豈能強鬪之哉曹髦刃出於背有由然矣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

三傳至士少照

論季氏

卷二十三

云亡心之憂矣。杜大雅言無人則憂患至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杜為下公孫傳

魯昭公伐季平子

初季公烏杜公亥之兄取妻於齊鮑文子。生申。公烏歿。

季公亥與公思展杜季氏族與公烏之臣申夜亦姑相也杜治

其室。及季妯杜公鳥妻與養人檀通而懼。婦人之淫每與大

慎。乃使其妾扶杜也已。所謂膚受之愬以示秦遄。市專反杜

妻曰公若。杜即公亥欲使杜非禮余。余不可。而扶余又訴於

公甫。杜平子弟曰展與夜姑將要。杜非禮余。秦姬林秦遄之

妹以告公之。杜平子弟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卞

子邑。而執夜姑將殺之。聽訴不察而公若泣而哀之曰

三傳經世金 卷二十四

殺是杜指是殺余也將為之請平子使暨杜主通請謁者勿內

納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杜執夜姑之有司公之使速

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郈之雞鬪季氏介其雞杜擣芥

羽也或曰以膠杜雞足也平子怒益宮

沙播之為介雞杜以金飾之於郈氏杜侵其宮且讓之杜責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

昭伯杜臧之從弟會為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

旃平子怒拘臧氏老杜家將禘杜合於襄公萬杜舞者

二人其眾萬於季氏杜於禮公當三十六人今僅二臧

孫杜節昭伯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杜言棄禮大甚大

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八為杜昭公子且與之出射

於外而謀去季氏左氏凡於人大難之起必先歷敘其

有由可以自省故欲避難杜必先平怨欲造大難者亦

必先平眾怨也如勾踐報吳而曰子女玉帛日賓服于

鄰國者杜皆公果公賁使侍人僚

是也杜側加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杜公畏季氏權勢乃走

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杜無受勅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

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

之所及也杜言其微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

公言杜言難逐告郈孫郈孫以可勸杜勸公逐季告子家懿

三傳經世少照二 伐平子二 卷二十五

伯杜子家。元孫可人。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杜惡，不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

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杜使辭曰：臣與聞命矣。言

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杜恐受洩命之罪，故留公宮。

既勸君莫逐季氏，又以聞命避嫌，居中不出於勸，可以

觀忠於不出，可以觀智。所以周旋乾侯，終存大義，而季

氏亦莫也。叔孫昭子如闕。杜魯邑。彭士望曰：此成敗大

之忌也。昭子他出而輕用兵，至昭子家臣救公居於長府。

季氏逐公，徒以成其禍，皆公之自取也。公居於長府。

而請深意。魏禮曰：余行山東，見家有備禦之臺，去梯

則陡絕，莊子所謂有樓櫓之備者是也。曰：君不祭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

于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於費。弗許，請以

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

杜隱約多取食焉。為之徒者眾矣。日入，慝作。舉大事四

窮困為變與作，逆理亂常之事者多乘昏黑，蓋弗可知也。杜

勢既易為，亦人之良心不容泯滅故也。不可蓄也。蓄而弗治。

叛君助季氏，不可知。眾怒，氏眾不可蓄也。蓄而弗治。

將蒞，積也。蒞，蓄也。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杜與季氏同

六字。君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

子。杜仲孫叔孫氏之司馬驪宗。戾言於其眾曰：若之何

子何忌。

莫對。杜衆疑所助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

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饒戾曰然則救

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杜昭子在室即不授甲攻季

必不帥衆攻公徒明矣公徒釋甲執冰而踞。杜言無戰心也冰積

以取其蓋可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

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於南門之西。昭伯之

與趙鞅之逆魏舒正可參看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

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杜諸臣公若

氏本非諸臣所劫今子家欲令諸臣僞作劫君伐季者

令負罪而出君自可止不出庶幾季氏有所懲必稍改

其所公曰余不忍也。此亦童與臧孫如墓謀遂行杜公

留魯國遂如墓辭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季氏之逐

先君且謀所奔衛遠矣蓋伐季氏者公自奔者亦公也伐公徒而不及

公奔而無追所謂禮教之遺不教于篡弒者乎謝文

游曰處置權臣須有至密之機至捷之著發不及覺

不及謀呼吸之間大難已定稍縱則事機去而大禍作

矣今乃顯然以兵入其家又不疾攻竟日不決而外援

至公若郈臧諸人俱兒戲也豈但昭公有童心哉只子

家子一人有見而又弱不能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

至于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為近

故也。杜陽州遠平陰近未勅有司遠逆書曰公孫于齊

故令魯侯過共特自咎以謝公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于人則先下之

左傳經世鈔 卷二十一 伐平子四 卷二十七

禮之善物也。胡氏曰齊侯言公于野井以禮遇相見孔

不返乎禮有本末正身治人禮之本也威儀文詞禮之

末也昭公無其本而徒末焉是亟豈所以為禮也哉

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杜二萬以待君命。杜待

季氏之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

之憂也公喜。童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

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為臣。杜齊誰與之立且齊

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孔尚典曰夷吾在外卻芮使重賂

子家子何不教昭公以邑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

書曰戮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杜信明也處者

繼繼從公無通外內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

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為皆

有罪。杜從者陷君留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當是此時

別圖逆復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

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為而何守焉

杜何必乃不與盟昭子自闕歸。最是先出在外兩無所

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歿子以

逐君成名。妙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

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歿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

造與公言孔尙典曰子家子此時見昭子來是一好機會便當先要臧孫合謀又設法以回公徒之心

昭公易與不愁不聽不先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

調衆心而徒與公言何益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杜恐從者知

叔孫謀密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

昭子自鑄歸杜遊平子有異志杜不欲復納公○此事

與平子議時不能得其要領也然則何如與之盟冬十

月辛酉昭子齊齋於其寢使祝宗祈杜恥為平子所

○孔尙典曰平子有異志何不可再盡誠再圖有昭子在

內有子家子在外所謂或推或輓何愁不入一有起趨

遂欲祈成昭子有性氣不肯受欺其俠烈固可取但處

大事還須耐煩小心萬不得已則已以成謝責可耳

戊辰卒哀左師展杜魯將以公乘馬而歸昭子未來平

知衆未安而倉卒竊馬以歸公徒執之

魏禧曰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是昭公必

欲成季氏矣小人所以畏君者以懼成耳惟懼成故

得以成懼之若迫之以必成之勢則必將不顧其成

我乃不得以成相懼而彼反能挾其必成之形以圖

我此季平子所以請囚請亡不得而出於逐君也正

德初韓文劉健等力請誅劉瑾八人瑾等窘迫自求

安置南京閣議持必誅之論上已勉從夜瑾等哭訴

而明日瑾入司禮健等皆罷大事盡去矣此其禍益
生於迫小人以必死之地而強主上以抑情難從之
事也若姑聽其安置南京使與主上隔絕眷顧之情
稍替彼在南京必有犯法之事怨望之情然後繩以
大法則上之愛護既不及昔而彼在外我在內除之
易易矣夫上方親暱之時尙勉從大臣言況既出南
京哉特除之亦不宜太遲遲則變生吾嘗謂君子除
奸有一舉并去其黨者懼其身在法外得以因緣救
護也然須慮合力致死勢不可制有先去其一漸及

其餘者緩之則交疎彼方圖免舊罪不敢更觸新禍
也然須慮優悠養奸滋蔓難除有先去其渠魁後及
其黨與者斷蛇者斷頭射馬者射目得其要領則餘
不能爲亂也然須慮殺一人而激衆人之變有先去
黨與後及其渠魁者未可遽動旁攻以弱其勢如鉏
樹先疏根旁餘土馴鳥者鏃其羽翮助惡無人則孤
而易制也然須慮投鼠忌器橫挑大難我方旁攻而
彼已先發矣有急除之者出其不意所謂疾雷不及
掩耳也然須慮發而不中一敗塗地有緩除之者因

利乘便所謂拔齒而兒不傷也然須慮事久變生反
為所制種種作用不同總在臨事時度理審勢量情
相機耳然觀古今成敗大約多以漸除及誅首惡者
為得若明莊烈帝之除魏璫不假學問不資謀議神
武獨斷可謂振古之烈矣

子大叔論禮

趙簡子杜趙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
納王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
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
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
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杜日月星辰因地之性杜高下
生其六氣杜陰陽風雨晦明用其五行杜金木水火土氣為五味杜五行
鹹適口養體為酸發為五色杜發見也青黃赤白黑章為五聲杜
商角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杜滋味聲色是故為禮以奉
徵羽

之杜制禮以奉其性為六畜雞犬豕五牲麋鹿兔三犧杜祭

宗廟三者以奉五味為九文林謂山龍華蟲藻火粉米

謂之犧謂之犧火畫火粉米若白米黼黻昭其文也

合訓雅六采杜畫纁之事雜用天地四方之色青與

五章以奉五色杜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

繡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杜解見為君臣上

下以則地義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林事也以治內為

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杜妻父曰昏

父曰姻兩婿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杜在君為政

相謂曰亞功曰庸治功曰力行其德教務其時要為刑罰威獄使

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杜雷震殺戮杜作刑戮為溫慈惠

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

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林好惡喜怒哀樂哀有哭泣

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鬪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

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

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於天地之性是

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

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

三傳經世鈔 卷二十一 論禮二

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林性之曲者以禮弼之使就于曲。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

魏禧曰：戴禮諸大篇文字精義皆從此出。

宋齊謀納昭公

十一月。宋元公將為公。故如晉。杜請納公。夢大子欒。林元公大子

即位於廟。已與平公。杜元公父。服而相之。旦召六卿。公曰：寡

人不佞。不能事父兄。杜謂華向。以為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

若以羣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歿。唯是。楸。蒲田附杜棺反。對曰：君若

也。所以藉幹。杜骸骨也。者。請無及先君。仲幾。林宋大夫。對曰：君若

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杜損親近聲樂飲食之事。羣臣弗敢知。若夫

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

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杜不忍曠禮廢法自速死罪

君命祗辱。杜言君命必不行宋公遂行而行尤人所難。巳亥卒。

于曲棘。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庚申齊侯取郟。葬宋元公。

如先君禮也。杜善宋人違命以合禮三月公至自齊。處于郟。言魯

地也。杜人魯竟故書至猶在外故書地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

豐從女。杜二人皆賈。杜二人皆以幣錦二兩。杜二丈為一端二

也。二兩縛。直轉反一如瑱。他殿反。瑱充耳縛卷也。急卷

細甚。乃如充。杜梁適齊師。謂子猶。杜梁之人高齋。魚綺反。杜

耳不獨易懷。杜若能貨子猶為高氏後。粟五千庾。猶當為請使得為高氏

後。又當致粟五千庾。高齋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齋曰

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欲之妙林

言以此二兩為先幣。財猶材也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

蓋許賂子猶以百兩。力於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

君如晉。卒於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有得

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

待於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卜焉。杜卜公若可師。有濟

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語尤穩當。可聽。讒人之言。近理

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杜齊帥師從

公。林使從魯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

公伐魯。

請我受師林成孟氏邑言國之有都邑將以許之請納

質致杜恐弗許曰信女足矣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傲

室也見疑用成已甚弗能忍也林用成之力彫傲已請息肩

于齊杜公孫朝詐齊師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

于淄者曰將以厭眾杜以其知已降也魯成備而後告

林待魯人守備既曰不勝眾杜眾不欲降師及齊師戰

成而後告齊師杜魯于炊鼻地齊子淵捷從之杜逐洩聲子射之中楯瓦杜

脊杜繇胸其俱汰他達軛軛入楯瓦也胸車軛軛車轅繇過也

矢汰矢激也聲子射其馬折軛殪改駕人以爲醜戾也而

助之林在腹曰鞅聲子射淵捷之馬斬其係腹之鞅馬

助子車淵捷即曰齊人也將擊子車林人之先助淵捷者

射殪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杜又欲使子車曰眾可

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杜齊從野洩杜即叱之洩曰

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杜欲以公戰禦之又叱之

復叱杜囊帶亦叱之杜野洩亦叱也言冉豎射陳武子林即

也冉豎杜中手失弓而罵杜武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

季氏林黑也反鬚林甚有平子曰必子彊也無乃亢

諸林無乃亢禦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杜偽言不林

三專巫壯少駁

左傳卷之五十五

雍羞為顏鳴石下

杜皆魯人羞為右故下車戰

苑何忌

杜齊大夫取其耳

杜不欲殺雍故截耳以辱之

顏鳴去之

杜其右見獲懼而去之

苑子之御曰視

杜復欲使苑下顧子擊其足

苑子刺林雍斷其足鑿

足磬杜一而乘

於他車以歸顏鳴三人齊師呼曰林雍乘

杜言魯人皆致力于季氏

不以私怨而相棄林呼林雍共載

子西辭國

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

杜平王長庶

曰大子壬

杜昭王

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

林本建所聘而王奪之

子西

長而好善

是正論

立長則順建善則治

王順國治可不務

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

難林廢嫡立庶是亂楚國之政言王子建

聘之是彰君王之惡

國有外援

杜謂泰

不可瀆也

王有適嗣不可亂

也敗親速讎

杜不立王秦將來討是速讎

亂嗣不祥

我受其名賂吾

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

昭王

魏禧曰賢者當此婉辭以自潔者有之而乃出如此語真賢人所難周平王於申侯可愧矣○此等語若已之勢自不可自固則恐為子常所殺此事不可輕學也

彭家屏曰同一讓國也子臧季札之詞婉而子西之詞厲何也彼以節自高故意超而言孫此恐以已為市故情急而語嚴蓋不如是不足以謝絕其意也

晏子論彗星陳氏

齊有彗似歲反星杜出齊之分野齊侯使禳之杜祭以禳除之晏子曰無

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詔杜疑也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

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林星象似帚故有除穢之象君無穢德又

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

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

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

民卒流亡杜逸詩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

也公說乃止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林齊君之正寢公嘆曰美

哉室奇其誰有此乎杜景公自知德不能久有國晏子曰敢問何謂

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奇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奇陳

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林詳見二年傳註其

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

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

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

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

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

林不濫失其職不滔慢其事不得作福以收人心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奇吾今

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

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

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

而箴也杜諫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

慈而從杜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彭士望曰此段迂

經術處禮按景公不足有為晏子知之深矣此特因

其問禮而言禮耳然如言誅祝史言禳言陳氏已極

痛切而公之昏惰如故公曰善哉三善哉了却寡人今

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為其民

也是以先王上之

左傳經世金 十六
真德秀曰田氏之初不過以小惠市於國人而已使
景公用晏子之言修明君臣上下之禮使惠施出於
上而下不得私利權歸於上而下不得擅則大分明
而人心一雖百田氏其能竊國乎景公乃善之而不
用且厚歛焉是驅其人而歸之也

穆文熙曰晏子不禳彗星誠爲千古定論然高宗修
德而祥桑枯宋景公三言而螢惑退舍則修省之功
不可少也何晏子不以此告景公也

魏禧曰觀景公對晏子數言想見庸主可哀令人欲

笑欲哭

彭家屏曰天人感召之理捷于影響晏子不禳彗而
歸重於有德無德真至論也然其反覆引詩謂有德
則彗不爲災無德則禳亦無益其勉齋景恐懼修省
以塞天變之意自在言外○上言齊有彗星下文卽
接晏子論陳氏將有齊國可見天變不虛生此左氏
之深意也

吳光弒僚楚殺郤宛

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

杜前年楚平王卒

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

杜二子皆王僚母弟

帥師圍潛。

杜楚邑

使延州來季子聘於上國。

杜季子本封延陵後復封州來故曰延州來

遂聘於晉。

以觀諸侯。

杜觀疆弱

楚莠尹然工尹麋。

九倫反杜二尹帥師楚官然麋其名

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

杜在都邑之與王馬之

屬。

杜王之養馬官屬校人也以濟。

杜益也師與吳師遇於窮令尹子常

以舟師及沙。

杜水名

洎而還左師郤宛。

宛工尹壽帥師至

于潛吳師不能退。

杜林遇窮之師當吳之前至潛之師要吳之後楚師疆盛故吳不得退去

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杜欲因其師徒在外告

鱗設諸見勇士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

吾欲求之。林光吳王諸樊子故曰王嗣蓋壽夢生四子

以國與子而與弟為季子也季子不受則國宜及諸樊

之子僚夷昧之子也越光而代札故光自言王嗣而欲

求事若克季子雖至聘還不吾廢也鱗設諸曰王可弑

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林設諸恐已灰不能光曰我

爾身也。杜我身猶爾身夏四月光伏甲於堀。苦忽室杜掘地而

享王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杜坐道邊門階戶席皆王

親也夾之以鉞。普皮反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林直門

戶主席皆王僚親密之人又夾之以劍言守衛嚴密羞

進食也獻體解衣也進食者必解衣易服於門外以防

奸細執羞者坐行。杜膝而人執鉞者夾承之。林執劍者

也執羞及體以相授也。杜鉞及執羞者光偽足疾入於堀

室。杜恐難作王黨鱗設諸寘劍於魚中以進。杜全魚炙

抽劍刺王鉞交於胸。杜交鱗遂弑王。穆文熙曰刺客中

鱗諸者荆軻闔廬以其子為卿。杜即光也以季子至曰

荷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

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

之先人之道也。杜季子自知力復命哭墓。杜復使命復

位而待。杜復本位待光命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

杜小楚師聞吳亂而還。杜言聞吳亂明郤宛非取賂而還郤宛直而和。

國人說之。林楚左尹鄢將師為右領。杜官名與費無極比而惡。

之。杜惡宛宛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之久矣而特發于

甲惟謂子常曰子惡。杜郤宛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

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

來辱為惠已甚。吾無以酬。杜報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

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

觀之。而從以酬之。林此以上四句皆無極辭及饗曰。惟諸門左。杜張陳

甲兵其中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

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杜此春救也。帶出妙吳可以得

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羣帥使退其師。曰。林此日字

辭乘亂不喪吳。乘我喪。我乘其亂。有不亦可乎。林三

無極之詞。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

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蕪。杜燒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

國人弗蕪。林知其寃不肯燒其家令曰不蕪郤氏。與之同罪。或取

一編營。古顏焉。或取一秉杆。古但焉。杜編營苦也秉國

人投之。林投而棄之遂弗蕪也。令尹炮之。杜炮燔盡滅郤氏。

之族黨殺陽令終杜陽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杜楚大夫皆郤

氏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於國不可曰郤氏費氏自以

為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杜欺王與令尹以自利也

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杜為殺無極張本楚郤宛

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杜國中祭祀莫不謗令尹沈尹戌言

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廐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

謗讟至於今不已戍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為

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

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杜在十五年出蔡侯朱杜在十一年喪

大子建殺連尹奢杜在二十年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

平王之温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

邇無極也魏世傲曰平王治楚幾于晉悼只用今又殺

三不辜杜郤氏陽氏晉陳氏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

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

位杜在位無愆過吳新有君杜光新立疆場日駭楚國若有大事林

事旅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

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己未

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於國謗言乃

止

魏禧曰按吳自太伯奔荆吳人立為吳太伯傳弟仲
雍又三世至周章武王封以子爵自周章十九世至
僚而公子光弑之春秋列國父子兄弟弑奪之禍最
酷雖以周公之聖不四傳而潰弑出公吳承至德之
後自太伯至夷昧凡二十三世歷年凡八百而父子
兄弟相安無事終吳之世惟公子光弑僚而已列國
有道之長未有過於吳者惜乎季札以非義之讓敗
吳八百年年之義也札輪敘當立父兄之至情當立

賢當立舍其三當立以讓諸不肖之姪而成弑奪之
禍吾謂札之讓其在宋穆公之後矣無極奇讒卻宛
奇冤古今所罕古者國人之論甚有權故孟子曰國
人皆曰賢曰不可曰可殺至於宋而太學生猶得以
議國是誦言君相之過及前明則庶人不敢議矣
魏世倣曰沈尹成乘子常患國人之議而進言又歷
敘無極往事以明之言吳新君楚後禍以懼之故其
言得入無極用讒以禍人家國滅人族黨自滅其族
天道人事理固宜然沈尹因變諷子常以除國患義

正勢易一段誠懇足為除小人之法

晉殺祁盈伯石

晉祁勝與鄔于庶臧杜二子祁通室杜易祁盈將執之。

杜祁午訪於司馬叔游杜司馬叔游曰鄭書杜古有

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杜言害正直衆無道立矣子懼不

免杜言世亂讒勝○禱按叔游之道詩曰民之多辟無自

立辟姑已杜且若何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杜言

臣無與國事○使言於君而討之當無遂執之祁勝賂

荀躒荀躒為之言於晉侯晉侯執祁盈杜以其祁盈之

臣曰鈞也杜同將皆死此趙王敖懋魚覲反杜使吾君謂

正傳經世錄 殺祁盈一 卷二十一

盈聞勝與臧之灰也。以為快。乃殺之。不殺勝臧盈之夏。罪亦未必及灰。

六月晉殺祁盈及楊食我。杜陽叔向邑食我。叔向之子伯石。食我祁

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何至於此。刑冤濫極。

矣。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杜夏姬之女。其母欲娶其黨

林其母欲為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杜言

向娶於舅氏。父多妾媵而庶子鮮少。嫌母氏性。其母曰。子靈。杜巫之

不曠。婦人不曠。乃不能服其子。及一君。杜陳一子。夏杜

妻。杜夏殺三夫。杜陳御叔楚襄老及。靈公一子。夏杜

微而亡一國。杜陳兩卿儀行父。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

美。必有甚惡。名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亡白反。杜

之妹也。子貉早死。杜在宣四年。無後。而天鍾美於是。杜夏姬也。此

理却。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杜古生女。黶之忍

未確。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杜古生女。黶之忍

美髮。黑而甚美。光可以鑑。杜髮膚光色。名曰元妻。杜以

為顯。樂正后夔。杜舜典樂官之長。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惓。力

反。無饜。於鹽。忿類。杜立對反。無期。謂之卦。杜大豕有窮后

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杜夏以妹喜殷以妲

也。亡。共子之廢。杜謂晉申生。皆物也。女何以為哉。夫

有尤也。杜異物。足以移人。言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

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接伯石始生子容之母。

杜叔向嫂走謁諸姑。杜叔向母曰長叔姒生男。杜兄弟之妻
伯華妻也謂叔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
向也。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奇識遂弗視。

彭家屏曰叔虎之母美矣叔向之母謂其必生龍蛇
而卒及欒氏之難伯石之母美矣叔向之母又謂其
必有後禍而卒與祁氏之誅苟非其智特優何以所
言俱驗歟大抵物之尤者皆足為患無可怪也

魏獻子舉賢

秋晉韓宣子林韓起卒。魏獻子杜魏舒為政分祁氏之田以

為七縣。林鄆祁平陵梗陽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杜銅

鞮平陽司馬彌牟為鄆大夫。賈辛為祁大夫。司馬烏為

平陵大夫。魏戊杜舒之庶子為梗陽大夫。知徐吾杜知盈孫為塗

水大夫。韓固杜韓起孫為馬首大夫。孟丙為孟大夫。樂霄為

銅鞮丁兮反大夫。趙朝杜趙勝曾孫為平陽大夫。僚安為楊氏

大夫。謂賈辛司馬烏為有力於王室。杜師二十二年辛烏

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杜卿之庶子之不

失職能守業者也其四人者杜司馬彌牟孟皆受縣而

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杜采衆而舉魏子謂成鱒晉大

夫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為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為人

也遠杜疏不忘君近杜在不偏同位居利思義杜

苟在約思純杜處窮約則思純正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

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

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

親疎一也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音

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

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

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

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

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主

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

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饜茂林即鄭惡醜惡欲

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杜隨使人應而往立於堂下一

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饜明也杜素聞其賢故

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杜賈國醜也娶妻而美

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杜為妻御射雉獲之其妻始
 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
 不笑夫今子少不颺林顏貌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
 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和如舊今女有力於王
 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仲尼聞魏子之
 舉也以爲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
 命賈辛也以爲忠杜先賞王室之功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魏獻子辭梗陽人

冬梗陽人有獄魏戍不能斷林戍為梗陽大夫望輕以
 獄上杜訟者其大宗杜訟者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戍
 賢謂閻沒女寬杜俱魏子屬大夫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
 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杜魏子待於
 庭杜沒寬待于饋人召之杜召二大夫共食比置林自始食三
 歎既食使坐杜更命之令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
 憂吾子置食之間三嘆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
 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林至食自

左傳經世鈔

卷二十一

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

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賢臣屬厭而已杜屬足也言小人

君子之心亦宜然獻子辭梗陽人林悟二大夫規辭不受其賂傳言魏氏所以興

鍾惺曰魏子賢者也賢者自愛其名梗陽之賄未成

而諫者先誦言之可乎二子以食諫賜饋之外不加

一字若不知有梗陽之事者婉轉人人使魏子自止

亦若初無是事焉滅其所醜而飾其愧代為之全其

名焉此諫賢者之道也○禧按疆復拒諫之人亦宜

用此法

彭家屏曰魏子賢者一念之邪遂至受賄鬻獄使非

與正人居而及聞正論則已過矣語有之蓬生麻中

不扶自直君子之不可不擇所與也如是夫

左傳經世鈔

梗陽人二

卷二十一

蔡墨論龍

秋龍見于絳郊。杜晉國都魏獻子問於蔡墨。杜晉太史曰吾聞之

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

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杜豢御養

也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

對曰昔有颺。杜力謬反古國叔安。杜其君名有裔子曰董父。杜裔遠也元孫

之後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

畜龍。杜林擾順也乃順龍所欲而畜養之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

曰豢龍。杜官名官有世功則以官氏封諸鬻。子工川鬻夷氏其後也

三傳經世少

照

論龍一

卷二十三

杜融水上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

夷皆董姓杜孔甲少康之後九世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林四龍

君也其德能順於天漢各二合為四乘○禱按荒唐可各有雌雄孔甲不能

笑後人作路史皆祖此而益誕耳林孔甲得龍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

食林不能飲食之而劉累堯之子孫學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

有劉累劉累堯之子孫學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

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杜夏后以豕韋之

後杜以劉累代彭姓之龍一雌歿潛醢以食夏后夏后

饗之既而使求之杜求致懼而遷於魯縣杜不能致龍

自貶范氏杜晉其後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

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必及之杜

職有杜不失官不食杜不官宿杜猶其業其物乃至杜設水

龍龍若泯棄之物乃坻伏林若泯滅棄絕其官守鬱杜滯

湮因杜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

為上公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杜五官之君長

皆配食於五行之古侯芒杜正官長也取木

神為王者所尊奉杜祝融明貌金正曰蓐收杜秋物

也其祀杜祀火正曰祝融杜祀金正曰蓐收杜秋物

重焉杜祀火正曰祝融杜祀金正曰蓐收杜秋物

可收也其杜水陰而幽冥土正曰后土杜

祀該焉杜水陰而幽冥土正曰后土杜

為羣物主故稱后在家杜水陰而幽冥土正曰后土杜

則祀中雷在野則為社杜水陰而幽冥土正曰后土杜

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三三杜乾下之姤三三乾上乾杜巽下

乾初九變曰潛龍勿用杜乾初九爻辭其同人三三杜離下乾上同

曰見龍在田杜乾九二爻辭其大有三三杜乾下兌上有乾九五變曰飛

龍在天杜乾九五爻辭其夬三三杜乾下兌上曰亢龍有悔杜乾

上九杜坤下坤上曰見羣龍無首吉杜坤上若

爻辭坤之剝三三杜坤下艮上曰龍戰于野杜坤上若

朝夕見誰能物之杜謂上六卦所稱龍各不同也今說

為皆是杜問五官之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杜問五官之

對曰少皞氏杜金天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

木及水杜能治其官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元冥

代為水正杜二子相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杜窮桑少

職濟成少皞之功杜能治其官使不失顓頊氏有子曰犁為祝融共工氏

有子曰句龍為后土杜共二在大皞後神農前以水名

見此其二祀也后土為社杜方答社稷田正也杜掌

有烈山氏杜神世之子曰柱為稷自下以上祀之杜祀

周棄亦為稷杜棄周之始祖能播百穀湯自商以來祀

之杜傳言蔡魏禧曰能求嗜欲而飲食之董父所以豢龍時其饑

墨博物

飽達其怒心梁鴛所以馴虎夫龍神物虎猛獸而有嗜欲則可制於此得養壯士之道焉又知人苟欲為高而不受制於人者無他但在去嗜欲耳顏觸之論審矣

伍員病楚

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杜二十七二公

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杜大封與之土田使監古

反馬尹大心逆吳公子。杜逆之使居養。杜即所莠尹然

左司馬沈尹戌城之。杜城取於城父與胡田。杜故胡以

與之將以害吳也。杜將為吳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

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吾邊疆使

柔服。杜不與焉。猶懼其至。吾又疆其讎以重怒之。無乃

不可乎。杜不與僚母弟闔廬之仇。吳。以下十五周之胄裔也。

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甚文。

將自同于先王。杜先王謂大王王季。亦自西戎始比諸華。不知天將以為虐。

乎。使剪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

其終不遠矣。杜言不知。久可知。我盍姑億。杜安也。吾鬼神而寧吾族。

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林謂顯然表出。與吳為難之意。焉。王弗聽。

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

杜防壅山。水以灌徐。已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杜斷髮自刑。示懼。攜其

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

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杜城父也。使徐子處之。吳

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杜在二十一年。余知其可也。而恐

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僚。謂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

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眾而乖。莫適丁力反。王患

若為三師以肄猶勞也。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

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杜罷敝於道。亟杜數也。肄以罷之。多方

以誤之。林聲東擊西。使之迷誤。既罷皮。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

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杜為定四年。吳人楚傳。三十一年秋。

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杜皆楚邑。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

還。楚師遷潛于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戍。右司馬

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

左傳卷二十一

三

邾黑肱以濫來奔

冬邾黑肱以濫邑林邾來奔。賤而書名。杜黑肱非命卿故曰賤重地

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禮按所字當作虛字

看有名而不知其已杜止也言雖有名以地叛。雖賤必

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已。林竊邑叛君者雖非命卿必書以某

地以著其人之名終身為不義之人傳之萬世不可泯滅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

思義，不為利回。林回邪不為義疚。杜病或求名而

不得，或欲益而名章。林或本欲隱益而春秋稱著其名

懲不義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杜守先人尊作而不

三傳經世少堅

邾黑肱一

卷二十一

義其書為盜杜求名而不得也二十年豹殺邾庶其襄

二十一年莒牟夷林五年以邾黑肱以濫以土地出求

食而已林不過求食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杜春秋叛者

來適魯者皆小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杜肆物事

也齊豹書盜懲肆也若艱難其身杜身為以險危

謂養公孟之惡大人杜在而有名章徹凌穉隆曰使其

章徹於攻杜猶難之士將奔走之凌穉隆曰好為難事

若竊邑叛君杜謂三以微大利求食而無名杜不書貪

冒之民將實力焉杜盡力為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

叛人名以懲不義數也杜列惡無禮其善志也凌穉隆曰

者故曰春秋之稱稱舉也春秋所舉之義微而顯杜文

義婉而辨杜辭婉上之人能使昭明杜在位者善人勸

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

法

魏禧曰通篇以議論斷制為傳中變體史記多用此

以蕭

左傳經世鈔卷二十終

左傳經世鈔卷之二十一

寧都魏 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訂

昭公之喪至

夏叔孫成子杜媾逆公之喪于乾干侯季孫曰子家子

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杜謂必

止之林必留子家且聽命焉林諸臣之去留皆諮問子

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杜幾哭會也不欲見叔孫

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杜出時成

子未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杜言未受公命託叔孫使

告之曰。公衍公為實使羣臣不得事君。杜二子始

子宋。杜昭公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

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

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杜成子名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

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杜

以義從公與人可也。寇而出者。杜與季氏行可也。若羈

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懷

戶怪。隕。徒回。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隕反。杜出六

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杜諸侯薨五日

即位。癸亥。喪至。五日。季孫使役如闕。公氏將溝焉。杜闕

不使與先君同。林公氏猶言公之墓宅。榮駕鶩。杜魯

榮成。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林章也。自章也。縱

子忍之。後必或恥之。林後世子孫必恥其惡乃止。季孫問於榮駕

鶩曰。吾欲為君謚。使子孫知之。杜欲為謚對曰。生弗能事。

死又惡之。以自信也。林以自明其惡將焉用之。乃止。秋。七

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林雖不為溝。猶別葬孔子之

為司寇也。林在定公十年後溝而合諸墓。林自昭公墓外為溝

左傳經世錄 卷二十一 喪至二 二

無貶君昭公出故季平子禱於煬公九月立煬宮杜平子逐

之義君懼而請禱于煬公昭公歿于外自以為獲福故立其宮○季本日煬公以弟繼考猶定公以弟繼昭公也蓋

既欲報已之私而又欲掩已之失故立煬宮

穆文熙曰子家羈比君薨不見叔孫不受季孫從政

之許而二氏不怨始終一節嚼然不染此其人蓋在

延陵季子之列令千載而下興想慕也

吳敗楚於豫章

桐杜國杜小叛楚吳子使舒鳩杜鳩氏杜屬國誘楚人曰以師臨我

杜使以師臨吳我伐桐為我使之無忌杜若畏楚師之臨

杜已而為伐其叛國以取媚者欲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

章杜鳩言吳人見舟于豫章杜偽將為楚伐桐杜禧按

杜意而潛師于巢杜實欲以擊楚杜○按韓信冬十月吳軍

楚師于豫章敗之杜林吳出不意攻楚師于遂圍巢克之

獲楚公子繁杜守巢大夫

蔡侯叛楚

蔡昭侯為兩佩

杜佩玉也

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

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

三年止之。

禧按留諸侯三年而昭王不知可謂昏矣

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

霜杜駿馬名

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

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

林偽若受代而酒醉之。竊

馬而獻之。子常

必有諫唐侯而不從者。然事當要緊處。只如此行最穩妙。

子常歸唐

侯。自拘於司敗。

杜竊馬者自拘

曰。君以弄馬之故。隱

棄國家。羣臣請相夫人。

杜謂養馬者相助也

以償馬。必如之。唐侯

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

獻佩。林不言裘，承上文。於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

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杜言楚所以禮遣蔡侯之物不共備故。明日，禮不

畢。杜遣蔡侯之禮將，食人情，景令人捧腹。蔡侯歸及漢，執玉

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杜自誓言若復渡漢當受禍，明

如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

伐楚。杜為明年會，召陵張木。

凌約言曰：二君以弱小處疆暴之下，卽兢兢然守之，以樸猶恐不免誅求也。而乃侈其玩好以誇示貪夫。

三年之止，豈非自取哉？傳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信夫。

彭家屏曰：子常以裘馬佩玉之故，羈兩國之君。至三年之久，其貪狠甚矣。然兩君居楚日久而楚昭視為固然，曾不推求其故，一何昏也。君昏臣貪，何以能國。宜吳人有入郢之事歟。

合諸侯於召陵

四年春三月劉文公

杜王官伯

合諸侯於召陵謀伐楚也

和

人假王命以討楚之久留

晉荀寅

林荀吳之子

求貨於蔡侯

弗得

禮按人以求貨叛而歸我乃又索其貨寅貪而無恥最為可恨然蔡侯所遇何不幸也蔡侯終不行

貨可謂強項彭士望曰只為求貨不言於范獻子曰得說出許多理勢後世貪人干途一轍

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

瘡方起中山

杜鮮

不服棄盟取怨

杜謂晉楚同盟

無損於楚

語為近之然合諸侯之師請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於楚以誅子常亦無不可

自方城

杜晉敗楚侵方城在襄十六年

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

林適自取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杜析羽為旄王

勤勞之辱。鄭人與之。明日或旆以會。杜或賤者所建

之羽旄借觀之。鄭人與之。明日或旆以會。杜或賤者所建

賤者施其旆執以從會。示卑鄭。按借觀人物。晉於是

而旆之以會亦難堪未必是合賤者施之。平失諸侯將會。衛子行敬子。杜衛大夫言於靈公曰。會同難

嘖。責林有煩言。莫之治也。林至有忿爭之煩其使祝佗

子魚。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

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其二。微大罪也。且夫祝

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杜

稷動謂君以軍行。祓社釁鼓。杜師出先有事祓禱於社

塗鼓釁祝奉。杜奉社主也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杜

朝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臯鼫。右

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

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

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

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

尹也。杜正天下於周為睦。分魯公。杜伯禽也以大路大旂。杜此

金路錫同姓諸侯車也。夏后氏之璜。杜美封父。杜古

龍為旂。周禮同姓以封。殷民六族。杜殷之遺條氏。徐氏。蕭氏。

之繁。杜元弱。杜大殷民六族。杜殷之遺條氏。徐氏。蕭氏。

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

也杜衆以法則周公用即命於周杜使六族就周受周公之法是使之

職事於魯杜共魯公以昭杜顯周公之明德按分國而

妙梓材所謂大家孟子分之士田陪敦也分封魯為大

國土田增厚祝宗卜史大祝宗人大備物典策杜典

凡七百里制之官司彝器彝器常用器因商奄之民名與四國

流言或迸散在魯皆命以伯禽杜周公世子時周公唯

合即屬魯懷柔之命以伯禽遣伯禽之國故皆以之

禽付伯而封於少皞之虛杜曲阜也分康叔杜衛以大路

少帛杜雜帛也績七見茂步具反大赤旃旌析羽為旌

大呂杜鐘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步何氏錡魚綺氏樊

氏饑氏終葵氏封畛杜塗所徑也土略杜也自武父

北衛杜衛以南及圃田杜鄭之北竟取於有閭杜衛所受朝

畿之士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杜

湯沐邑王東巡乃甘季授土杜周公陶叔授民杜司

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杜朝皆啟以商政疆以周索杜

魯衛也居殷故地因其風俗分唐叔之祖晉以大路勿須

開用其政疆理土地以周法分唐叔之祖晉以大路勿須

名杜國之鼓林昔文王伐密闕杜甲姑洗杜息典反懷姓

九宗職官五正杜懷姓唐之餘民九宗一姓為九族職

謂五官之長子孫耳。曲禮云：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鄭元云：此殷時制也。然則殷時五官居在唐地，世為貴族，以賜唐叔，使主領之。所以榮寵唐叔也。或以為懷姓之內立五正，使分主九宗，未知誰是。命以唐誥。杜誥受而封於夏虛。杜大夏今大啟以夏政。杜亦因夏風疆以戎索。杜大原近戎而寒不與三者皆俗開用其政。杜周同故自以戎法也。而有合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將先他國不尚年處管蔡啟商，甚忌杜閒去王室。杜周公攝政管叔蔡叔開道紂子祿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素達蔡叔。杜周王命以車七乘，徒七十人。杜與蔡叔車其子蔡仲改紂二叔。

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已卿士。杜為周見諸王而命之，以蔡。杜命為其命書。林尚書蔡云：王曰：胡杜蔡無若爾考。林生日父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大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杜管叔鮮蔡叔度成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杜文叔武霍叔處毛叔聃之子與周。杜武曹為伯甸。林曹以伯爵居公異母。林文昭國反小武穆國今將尚之。林以蔡叔非尚年也。林文昭國反小武穆國今將尚之。林以蔡叔康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林僖八年，衛成公奔夷叔。林衛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楚不在於會。

王若曰

林時王子虎盟諸侯故稱王命

晉重

杜文公

魯申

杜僖公

衛武

杜叔武

蔡甲午

杜莊侯

鄭捷

杜文公

齊潘

杜昭公

宋王臣

杜成公

莒期

杜茲

平公也齊序鄭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

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畧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

葛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反自召陵鄭子大叔未至而卒

晉趙簡子為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杜昭二十五年夫子語我

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

無復怒林不重人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杜傳言簡子能用善言所以遂興

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秋楚為沈

故圍蔡

故圍蔡

魏僖曰典刑嚴重詞令之美者與子產獻陳捷相似

吳伐楚入于郢

伍員為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杜在昭二伯氏

之族出伯州犁之孫聶為吳太宰以謀楚。禧按當時足

有吳耳故仇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

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

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林吳乘舟泛淮過

之曲而自豫章與左司馬戍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

楚師夾漢水而軍上下林合子常緣漢水與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

大隧直轅冥阨。于懈反杜三者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

左傳經世金 卷二十一

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杜楚武謂子常曰吳

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杜楚謂子

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杜謂若司馬斂舟于淮塞城杜口

杜三隘道而人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杜按

杜總名而人是不恤國難往往若此明末宰相督撫科道皆

杜功害能不恤國難往若此明末宰相督撫科道皆

杜傳此衣鉢史皇一言而喪楚師奔子常殺司馬成破

杜國亡君小人之言不可聽如此若能勸子常從成策則

杜罪史皇曰黑之慮公也知不足耳乃濟漢而陳自小別

至于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

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彭士望曰世有無識畧好

與人爭勝而輕死者皆史

皇之初罪必盡說杜言致死以克吳可以免貪賄致寇

類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夫

夫槩後自立為晨請於闔廬曰楚瓦杜子不仁其臣莫有

王故稱王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

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

子常之卒是兵家攻瑕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

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俱去死杜以吳從楚師及

清發杜水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鬪况人乎若知不

定

免而致灰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茂有鬪

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士望曰進力用實省力用聲或先實後聲或先聲後實隨時通

變不可從之又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林楚人奔

食而從之林吳人食楚人敗諸雍澨市制五戰及郢已

卯楚子取其妹季芊米杜昇我杜世族譜皆平王女也

以出倉卒之際妃嬪不取涉睢七餘鍼尹固與王同舟

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杜以火燧繫象尾使赴吳師驚

之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杜以尊卑班次處楚王宮室

夫舍于大夫之室穀梁曰子山杜吳處合尹之宮夫

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杜入令左司馬戌

及息而還杜聞楚敗吳師于雍澨獨敗吳師若乘於險

之克吳傷杜身初司馬臣闔廬故恥爲禽焉杜司馬嘗

必矣盧臣是以今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杜若戰死誰能藏

獲于見禽吳句反古侯卑林戌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杜

知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劉頂古

反而裹之杜司馬已藏其身而以其首免楚子涉睢

濟江入于雲中杜雲夢王寢盜攻之以戈擊之王孫由

于林楚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郢林邑鍾建杜楚負季芊

大夫林楚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郢林邑鍾建杜楚負季芊

以從。由于徐蘇杜醒也。以背受而從。鄭公辛杜蔓成然之子。鬪辛

也。之弟懷將弑王曰。平王弑吾父杜昭十四年。我殺其

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

命將誰讎之。且成然有罪而誅不可例以子胥詩曰。柔亦

不茹。汝剛亦不吐。不侮矜古頑寡不畏疆禦。杜詩大雅

不辟疆唯仁者能之。違疆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

也。滅宗廢祀杜弑君罪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

是余將殺女鬪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

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

楚。而君又竄之。杜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

人以獎杜成。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

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杜昭王之子。結也。似王杜昭王

逃王而已。為王漢紀信事類。此然人有至。曰。以我與之。

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僻小而

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於今未改。若難而棄

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杜楚若鳩杜安楚竟

敢不聽命。隨受楚兵數矣。出王與吳未為不義。然楚可

旋踵矣。倉卒遇此。吳人乃退。按此退吳。鑪金初宦於子

大事最須見遠。吳人乃退。又甚有禮。鑪金初宦於子

期氏林為家臣實與隨人要言杜要言無以楚王使見王

喜其意欲辭曰不敢以約杜要言無以楚王使見王

引見之此與申包胥吾尤子旗等語皆大雅卓爾之言士

見○此與申包胥吾尤子旗等語皆大雅卓爾之言士

君子施恩於人有勞於國最須存此意方脫得市氣盡

吾伯兄嘗從大帥開潮州城親救一官于死其後為

吾省廉使兄適在省中不往見或稱其高兄曰吾豈能

忘吾施哉顧彼真能懷德者初蒞任時便當下屬邑相

物色矣不求我而我自往見恐或觸其所忌疑我有挾

德之心則因羞成怒轉思為仇亦人情事勢所易至也

此語深透世故最得自全之道與傳語正足互相

發王割子期之心杜當心前以與隨人盟初伍員與申

包胥杜楚大夫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杜報也林

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與之及昭王在隨

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杜數食上國

林中夏眾諸侯也杜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

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杜吳有楚疆場

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士

也若以君靈撫之杜存恤也世以事君却無一字及員秦

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

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杜處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

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市灼飲不入口七日千古奇秦

哀公為之賦無衣杜詩秦風取其王于興師修我戈九

予與子同仇與子偕作與子偕行

禧按南雲
雲求救晉
蘭有此義
舉

頡首杜無衣三章每賦一章三頓首以謝而坐秦師乃出杜為明年包胥以秦師至張本

五年六月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杜三萬七千五百人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杜吳行法使楚人

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子沂杜稷沂皆楚數交兵秦則未嘗與吳戰故不知其戰法必使楚先

試以觀其可攻而自稷會之又以奇兵間道出其不意也是以大敗吳之疆將秦師一出吳之敗如湯潑雪

蓋吳勝而驕兵無紀而亂子胥之憤已洩而怒氣衰也吳人獲遠射大夫楚于柏舉其子帥奔徒散卒以從子西

敗吳師于軍祥杜楚地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杜從吳伐不顧楚之能加兵故滅之易以報怨且少其敵也

任安世曰觀隨之滅則隨之保王益見其善謀矣九

月夫槩王歸自立也杜自立為吳王號夫槩以與王戰而敗奔楚

為堂谿氏杜蓋後事也傳終言之士望曰奔吳師敗

楚師于雍澐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麋杜倫反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

收又焚之不可迂子期曰國亡矣矣者若有知也可以

歆舊祀杜言焚吳復楚可不廢祭祀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

又戰于公堵杜楚地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囚闔因輿罷大夫

闔輿罷請先遂逃歸林先為吳囚以請先至吳而失之冬十

月楚子入于郢初鬪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

左傳歷世少定入郢六卷二十一

左傳歷世少定入郢六卷二十一

左傳歷世少定入郢六卷二十一

左傳歷世少定入郢六卷二十一

左傳歷世少定入郢六卷二十一

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林謂得其國而安定之。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白。

林水藍尹亶尾杜楚大夫涉其帑。奴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士望曰：賞鄖懷而欲殺亶，畏大仇而快小怨也。非子西幾合國法，倒施諸臣反側。子西曰：子

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

前惡。杜過也。穆文熙曰：藍尹涉帑，不與王舟，即昭王

晉之豎頭須不同也。昭王遂以子西之言赦之，賢乎。王賞鬬辛、王孫由于、王孫圉

鍾逢、鬬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鬬懷。杜九子皆從。子西

曰：請舍懷也。子西何以諫殺亶？而王請舍懷乎？王曰：大德滅小怨，懷後

昭王賞鬬懷，其以楚國未寧而見。○陸彙曰：道也。魏

道也。賞之過矣。申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

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杜即蔓成然，以有德於其又為

諸遂逃賞。奇人高人忠臣大吏申胥一人兼有之。○包

賢豪傑不廢此無乃矯乎？夫申胥以立哭秦庭，七日夜

而秦始為出師，皆至性所激，出於常情，常理之外，事定

受賞則向日之痛哭消於一賞，翻覺無味，故申胥之逃

逃于哭也。○吳正名曰：申胥以一哭而辭賞，龔翊不以

一哭而辭官，吾師此等議論。王將嫁季芊，季芊辭曰：所

皆推究情理到最精妙處。王將嫁季芊，季芊辭曰：所

以為女子遠。于萬丈夫也。鍾建負我矣。辭正而婉情貞

余曾擬新婚以妻。七計鍾建以為樂尹。杜司樂王之在

二章以寫之以妻。七計鍾建以為樂尹。杜司樂王之在

左傳卷之五 入郢七 卷二十一

昭王賞鬬懷，其以楚國未寧而見。○陸彙曰：道也。魏

道也。賞之過矣。申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

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杜即蔓成然，以有德於其又為

諸遂逃賞。奇人高人忠臣大吏申胥一人兼有之。○包

隨也。子西為王輿服以保路。杜以保安國于脾洩。邑也。

失王恐國人潰散故偽為王車服立國脾洩。此與假靈王之尸浮而葬之同妙。聞王所在而

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麋。杜于麋築城。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

知。子西曰：不能如辭。杜自知不能。當辭勿行。城不知高厚小大。何

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用人全要知此。

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但而示之背曰：

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林子西保路之事。余亦弗能也。以前許多零碎。

事體至此忽牽引受戈一事作結。有意無意古人結構往往如此。朱子曰：使吳於入郢之後，止兵休掠，命蔡昭子胥之

徒分定楚地，撫輯其人民，請命於周明，正楚罪而以

其地分賜有功之諸侯，則霸業可成。雖以繼桓文可

也，而何其不然哉！○魏禧曰：如此尚不止於桓文矣。

滅楚之後，凡楚所滅國與而復之無人者，以其地賜

有功諸侯可也。○按伍員報楚班宮見於左傳，鞭平

王尸見於史記，而申包胥譏其無天道之極，後之論

者有言平王殺奢雖非其罪，然以君殺臣子無復仇

之義，或言平王無道而奢忠以小過誅其良賤五十

餘口，棠君奔灰，望報情急，固不可以尋常君殺其父

論者二者之說要如聚訟吾季子禮論之曰員之仇不可以不報其所以報則非也使子胥入楚能撫綏其民求無極與平日之蠱王而讒奢者生者殺之灰者戮之以臨祭於父兄之墓載其喪歸諸吳請諸吳王而崇葬顯祀之此其於父子兄弟君臣之間皆以無媿矣而乃班宮鞭尸以快意肆志是再不臣於吳也此論得之○又按子胥初言我必覆楚申包胥曰我必存之則包胥初未嘗以員爲不當報而特罪其鞭尸諸事耳

賴韋曰吾師詠史詩云以武而視陵如人視犬豕觀其別陵詩繾綣乃如此蘇武不以降胡絕李陵申包胥不諫子胥之報楚想見二人當日傷心處令千古人墮淚

彭家屏曰子胥有言吾日暮途窮故倒行而逆施之是人郢鞭屍之事子胥已自知爲不順矣後人紛呶之論爲回護總屬多事

文子諫追魯師

二月公侵鄭取匡為晉討鄭之伐胥靡也。杜胥靡周地周僖翩因鄭

人以作亂鄭為之伐胥靡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

故晉使魯討之匡鄭地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杜陽虎將逐三桓欲

禧按季孟非穉小舍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

何以為其所使追之公叔文子。杜公叔發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

縱人師之出入而無禁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杜衛文公之鼎成之

昭兆龜定之聲鑑。杜輦帶而以鏡為飾也今苟可以

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林諸侯苟

有憂恤將以為之質。杜為質求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

魯侯者。杜覆以小忿蒙也。舊德無乃不可乎。穆聞之曰老成之言足以動人以小忿而

蒙舊德交道之。杜文大姒之子唯周公康叔為相睦也。薄正坐于此

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

林言此不假道皆陽虎所為。君姑待之。若何乃止。杜不伐夏季桓子

如晉獻鄭俘也。杜獻此春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

之幣。杜虎欲困辱三桓并求媚於晉晉人兼享之。杜賤

不復兩。故強使正卿報晉夫人之聘孟孫立於房。林更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

居魯而息肩於晉。彭士望曰忽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

有如先君。杜稱先君以微其言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

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

其釁以為必適晉。故強為之請以取入焉。杜欲令晉人

故強設請託之辭因此言以入晉。晉素知之。

彭士望曰從文子口中補出靈公為魯昭急難一段

至意事雖未成義難泯滅

子西遷都

四月己丑吳大子終纍杜闔廬子夫差兄敗楚舟師獲潘子臣

小惟子杜二子楚舟師之帥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

以陵師杜陸軍林舟師故以陵師別之敗于繁揚合尹子西喜曰

乃今可為矣杜知懼而後可治於是乎遷郢於都若林改郢為郢故曰遷郢

而改紀其政杜林改其政而新之紀其政而理之以定楚國杜傳言楚瀨子

安西以

魏禧曰此與范文子憂勝楚同道

晉執樂祁

秋八月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

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杜寅知晉政多門往必有陳寅曰必使子

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

子立後而行難故使樂祁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杜

為先人立後故雖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見溷杜

身死不亡其家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縣上獻楊楮杜

立以為後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

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楮賈古禍弗可為也已杜知范氏

禍○禱按陳寅數語客於人者宜三復○又曰寅然子何以不早豈卒然飲酒而獻之寅固不及知耶

次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杜以其為國次范獻子言於晉侯曰

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

詩也士望曰題目自正乃執樂祁罪不勝誅○又按祁言外並侵簡子止三年而後歸卒于

大行晉人止其尸以求成

之裕如○禱按子產時晉政出於一而多賢大夫故能行其志

彭家屏曰一使臣耳昔主范氏今主趙氏其形跡之間誠有所不便矣然樂祁初意未必遽主簡子因簡子逆而飲之酒投分杯箸之頃遂有楊楯之獻而卒主於其家以是賈禍也聖人所以致戒於偶爾因依者歟○楊楯兵器不應獻之私家與者受者均無過歟宜其來讒間之口也

衛侯叛晉

晉師將盟衛侯于鄆專澤杜自瓦還趙簡子曰羣臣誰

敢盟衛君者杜前年衛叛晉屬涉佗成何杜二子曰我

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杜盟禮尊者涖牛耳主次盟者

耳故成何曰衛吾温原也焉得視諸侯杜言衛小可

禮將歃涉佗子對衛侯之手及挽杜挽擠也衛侯怒

王孫賈杜衛大夫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

禮是事而受此盟也杜言晉無禮衛侯欲叛晉而患諸

大夫林恐其王孫賈使次於郊林衛侯共賈謀以重大

夫問故。杜不入國之故。公以晉詬。杜恥也。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

其改卜。嗣寡人從焉。杜使改卜他公子以嗣。大夫曰：是

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

與大夫之子為質。杜為質於晉。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

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縲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

有難，工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後可。林苟衛有侵伐之禍，難亦必為

工商之患，使工商皆行，欲激國人皆怒。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

日。杜期。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

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林尚可竭其材，能以戰。賈曰：然則

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林亦自悔無禮，故以改盟為請。弗許。

魏禧曰：惠公以下貳圉，激晉靈公以改卜，嗣激國人

阿骨打，務面慟哭以殺我一族，激部眾卒皆得其死

力，激之術大矣。

彭家屏曰：主辱臣死，義也。衛侯郭澤之辱，王孫賈苟

以此義告之，諸大夫共絕晉人，豈不光明正大哉？乃

計使衛侯次于郊而不入，而有改卜嗣之請，改卜嗣

豈衛侯之心乎？凡事之不出于本心者，皆詐也。而以

語諸大夫是以詐教也向使諸大夫不為所激皆以
大國不可絕為辭為衛侯者將入國乎抑果改卜嗣
乎漢初諸呂欲危劉氏太尉勃入北軍令曰為呂氏
右袒為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後人非之以為有如
軍士不應或皆右袒或參半焉則如之何不如直驅
之以義而已衛侯不驅之以義而詐其諸大夫與其
國人是豈君子之所取乎

陽虎作亂

季寤

杜季桓子弟

公鉏極

杜公彌曾孫

公山不狃

杜費

皆不

得志於季氏

叔孫輒

杜叔孫氏之庶子

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

杜叔孫帶之孫皆為國人所薄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

三桓

彭士望曰何不以致討

以季寤更

庚

季氏

杜代

以叔

孫輒更叔孫氏

杜代

已更孟氏

杜陽虎自

冬十月

順祀

先公而祈焉

杜將作大事欲

辛卯

禘于僖公

杜辛卯十

月二日也

不于大廟者順祀之義當退僖公懼于僖神故于僖廟行順祀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

而殺之戒都車

杜都邑

日癸巳至

杜陽虎欲以壬辰夜

殺季孫明日癸巳以

都車攻。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

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

孫以壬辰為期。杜處父期以兵救孟陽虎前驅。林楚御

桓子。虞人以鉞。普皮反。食允反。林夾之。以鉞盾夾衛

桓陽越。杜虎殿將如蒲圃。桓子咋。聞暫語也。乘謂林楚

林桓子覺其景象。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皆季氏之良

臣爾以是繼之。杜欲使林楚免已於難以繼其先人對

曰。臣聞命後。杜猶晚也。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徵。處

必速召。其死。於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

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杜言孟氏

選圍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為公期。杜孟氏築室於門外

杜實欲以備難。不欲使人知。林楚怒馬及衢而聘。楚激

故偽築室於門外。因得聚眾。怒其馬及通達之衢。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既得入

而馳聘以走孟氏。乃開。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杜叔孫

子州。仇也。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孟氏

期以壬辰。故帥成人自魯。東城之北門入。救孟氏。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

又戰于棘下。杜城內。陽氏敗。陽虎說。脫。甲如公宮。無所

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為食。其徒曰

畏。

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微，何暇追余？林微

虎知魯人素畏已，出奔方喜。免於微召而何敢復追。從者曰：嘻！杜懼速駕，公斂

陽在。林即處父言。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杜畏陽欲

殺桓子。杜欲因亂討季氏以強孟氏。孟孫懼而歸之。杜不子言。杜季

辨。杜猶舍爵於季氏之廟。杜徧告廟飲而陽虎入

于謹陽闕以叛。杜叛不書九年夏，陽虎歸寶玉大弓。杜無

益近用而祗為名故歸之。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杜器用者

器可為人用者也。得用焉，曰獲。杜謂用器物以有獲若六月伐

陽闕。杜計陽虎使焚萊門。杜陽闕師驚。林魯師見犯之

而出。林陽虎犯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

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為隸於施氏矣。杜施氏魯大

也。成十七年齊人召而立之。至今七十四歲於是。文子蓋九十餘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

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杜晉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

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

詐謀。林將以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

魯國而求容。林容身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

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林魯

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為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虎

願東杜陽虎欲西奔晉知齊必反已故詐以東為願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林陽虎盡借所居邑人之車其軸林陽虎盡借所居邑人之車約縛刻處而歸之林陽虎盡借所居邑人之車載葱初江靈靈林輜車名蓋車寢於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葱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杜受亂人故

夾谷之會

夏公會齊侯于祝其杜即祝其也實夾谷杜即祝其也孔丘相杜會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禘按便是若使萊人杜齊所滅萊夷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杜令士官以兵擊萊人兩君合好而裔杜遠也夷之俘杜萊已滅故言遠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杜盟將告神犯善之不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林齊君本心必不如此齊侯聞之遽辟之杜僻去萊兵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

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

無還旋杜魯大夫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林即鄆謹龜陰田吾

以其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邱據曰。據彭士望曰妙在

謂梁邱據若伊川考亭必引孟子右師家法不肯交一言矣王文成交張永願得此意曰齊魯之

故杜舊典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杜會事成矣而又享之。是勤

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杜犧象酒器犧尊象尊也嘉樂鐘磬

也。林禮器用于廟庭宗廟不可出于國饗而既具。是棄

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杜秕穀不成者稗草之似穀者言享不具禮穢薄若稗

用秕鄙稗皮賣反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士望曰四夫字獎激

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孔子知齊侯懷詐故以禮距之乃不

果享。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杜陽虎九年以此奔齊

彭士望曰。梁邱據得聖人一交語。多少光耀已傾身

為之周旋矣。安知歸田不得其力。○禧按夾谷既會

齊侯。謂其臣曰。夫人率其君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

率我入夷狄之俗。使寡人得罪於魯侯。如之何。晏子

曰。小人之謝過也。以文君子之謝過也。以質。君已知

過則謝之。以質。景公於是歸魯田。可知此會孔子有

平仲為內主。即用梁邱據亦當由平仲得力。不得草

草看過謂聖人開口半言齊人遽服也若誤理會便

誤大事

駟赤走侯犯

初叔孫成子

林不敢

欲立武叔

林州仇

公若藐

杜孫氏之族

固諫

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南

杜叔孫氏之家臣武叔黨

使賊射之

林射

公若藐

不能殺公南為馬正使公若為邱宰

禮按先既固諫又中賊射

武叔既定使邱馬正侯犯殺公

此而不自亡以免死向為邱宰豈見幾之人

武叔既定使邱馬正侯犯殺公

若弗能

彭士望曰侯犯非不能殺公若固

其圉人

人曰吾以劍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劍也吾稱子以告必

觀之吾偽固而授之未

杜偽為固陋不知禮者以劍鋒未受之

則可殺也

士望曰圉人中乃有刺客固出不意

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

杜見劍向

已已逆呵之鱗諸殺遂殺公若此間不容髮之時一語

吳王亦用劍刺之侯犯以郈叛杜武叔之命故叛武叔懿子

圍郈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

社掌工駟赤曰郈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稱之患也將若

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杜詩唐風揚

日我聞有命士望曰隱然心許已叔孫稽首駟赤謂

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林郈居齊魯之

以他人圖事齊不可謝文海曰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先以民叛

犯而以圖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郈人爲之宣

心而出門

言於郈中杜詳爲齊使言曰侯犯將以郈易於

齊齊人將遷郈民衆兇懼文海曰最是布散訛言足以

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

是郈也而得紓焉何必此杜言以郈民易取齊人與郈

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子地文海曰又且盍多舍甲

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

於齊齊有司觀郈林度其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

至矣郈人大駭介杜因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

射之杜偽爲侯侯犯止之赤料得此曰謀免我侯犯請

犯射郈人侯犯止之一着定曰謀免我侯犯請

左傳經世錄定 走侯犯二 卷二十一

行許之杜駟赤先妙宿杜侯犯殿每出一門杜人閉之杜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

司若誅之羣臣懼文駟赤陰約侯駟赤曰叔

孫氏之甲有物杜吾未敢以出侯謂駟赤曰子止而

與之數色入杜駟赤曰子止而

止而納魯人林侯犯奔齊齊人乃致侯

謝文海曰凡據邑以叛者其心必怯若攻之侯彼惟

有死守而已從中惑亂其胸次俾其激怒民衆或播

虐士卒則不旋踵而敗矣

魏禧曰駟赤此舉有閒着有急着有穩着有險着有

先着有後着有進一步着有退一步着而尤妙於閒

冷處伏緊要進步處留出路令侯犯入其局中而終

身不知也亦與觀從一定變一生變皆古今鑿空造

奇第一能手

趙鞅殺邯鄲午

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

杜前年齊為衛伐晉夷儀

初衛侯伐邯鄲

丹午於寒氏

杜午晉邯鄲大夫寒氏即五氏前年衛人助齊伐五氏

城其西北而

守之宵燿

杜午衆消散

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於衛西

門殺入於門中

林衛開門與午鬪故殺入于門中

曰請報寒氏之役涉

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啟門亦以徒七十人

旦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

杜步行門左右然後立待如立木不動以示整

日中不啟門乃退反役

林圍衛反役

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

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衛

林涉佗殺衛侯手故獨執佗衛

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棄禮。

必不鈞。杜言必見殺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

遄矣哉。十三年春，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

家。吾舍諸晉陽。杜趙鞅邑十年鞅圍衛衛貢五百午許

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為邯鄲。杜衛以

邯鄲常為是。而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

之。杜侵齊則齊當來報欲因懼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

杜欲如是謀而後歸衛貢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

杜鞅不察其謀，故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杜午家臣

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

杜午與鞅同族別封邯鄲遂殺午。趙稷杜午涉賓以邯

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

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杜林午之母荀寅姊妹故曰甥杜

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杜將攻董安于杜趙

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為

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杜懼見攻必傷

杜日擔當不忍害請以我說。杜晉國若討可趙孟不可。秋

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

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

范臯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為亂於范氏杜臯夷側室子梁嬰

父嬖於知文子杜荀躒文子欲以為卿韓簡子杜韓起與

中行文子杜荀寅相惡魏襄子杜魏舒亦與范昭子杜士吉射

相惡故五子杜范臯夷梁嬰父知文子趙簡子魏襄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

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臯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

曰君命大臣始禍者必載書在河杜為盟書今三臣始

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

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孟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

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為良醫杜高彊齊子尾子昭十年奔魯遂適晉林言必三折

其臂慰病痛多者然後其臂慰病痛多者然後唯伐君為不可民弗與也我以

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

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

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林以趙非始禍

請復趙氏杜經所以書趙鞅歸錄晉衰亂以見十四年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

不殺安于使終為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先

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

為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

灰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杜使討趙孟患之安于曰

我灰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灰吾灰莫矣

乃縊而灰趙孟尸諸市而告於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

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杜荀躒從趙孟盟而後趙氏

定祀安于於廟林祀于趙氏廟報其忠也

穆文熙曰趙鞅殺午非其罪

非鞅乎乃荀范出奔而鞅以

晉為無刑矣後雖假罪安于

魏禧曰董安于性緩嘗佩弦

官盡其職而多戰功又毅然以灰衛趙氏真剛烈丈

夫也求所謂弛緩於事者一不可見於此知古人自

識所短能學問以變化其氣質如是

墮三都

仲由

杜子路

為季氏宰將墮三都

杜費郈成彊盛將為國害故仲由欲毀之彭

士望曰

大作畧程明道為王安石條例

於是叔孫氏墮

司判官伊川不列于行狀手眼低怯

於是叔孫氏墮

杜費叔孫輒志於叔孫帥費

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

攻之弗克入及公側

杜至臺下

仲尼命申句

劬

須樂頎

杜所子

魯大

下伐之

杜仲尼時為司寇士望曰聖人一出用兵數見後人拱手高談性命不學軍旅何

也宜陳同父譏之為

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

疾痺不知癢癢也

杜不狃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

人必至於北門。此語亦不謬。杜成在魯北竟故。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

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杜佯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

圍成弗克。按明年孔子由司寇攝相誅少正卯政教大志期月成將不圍而自墮矣。

志期月成將不圍而自墮矣。

史鮒言成亡

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杜欲令公臨其家。退見史鮒。杜秋

魚而告之。史鮒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

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

之何。史鮒曰：無害。子臣。杜能執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

於難。上下同之。杜尊卑成也。杜文子驕其亡乎。富而不

驕者鮮。吾唯子之見。杜我之所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

也。成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成。以其富也。

公叔成又將去夫人之黨。杜靈公夫人南子黨宋朝之徒。夫人愬之曰

戊將爲亂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戊與其黨故趙陽奔

宋戊來奔

杜終史
魚之言

胡安國曰富者怨之府也使戊積而能散以財發身不爲貪人所怨於以保其爵位尙庶幾乎○禧按文子聞史鮪之言不思散財以自損以保子孫可謂不知戊也不足責矣○按史鮪以直聞不能勸文子之歸邑如黑肱何哉然後知散財是難事勸人散財是極難開口也嗚呼令尹子文晏子黑肱爲不可及也已

家鉉翁曰戊也怙富而驕素無國中之譽乃欲以正君自任事不克而速禍宜也

彭家屏曰洪範之五福二曰富易家人之六四曰富家大吉聖賢豈教人淫享所有以爲厚福哉蓋以富者爲善之資也如家旣饒裕便興禮義周貧乏席其所資孳孳爲善此一富也吉孰大焉若富而不好禮積而不能散政聖人所謂漫藏誨盜老子所謂多藏厚亡其凶甚矣尙何福與吉之有乎公叔戊不知此義宜其及也雖然戊不足責也文子賢者而以禍資

貽其子獨何為哉

越敗吳闔廬

吳伐越杜報五年越子勾踐杜越王禦之陳于檣醉李

勾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禮按再禽當是禽吳

是計未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杜以劍而辭曰何以

罪人自言自頸如是非以重賞及其子二軍有治臣奸

孫必有重刑及其妻孥以牽劫之也

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夾遂自剄也師

屬之目林吳師怪其所為皆注目而視之越子因而

伐之大敗之靈姑浮杜越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

其一履杜其足大指見斬還卒于涇去檣李七里夫差

左傳經世金古

杜闕廬使人立於庭是勾踐荷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

忘越王之殺而也林汝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

越林為哀元年吳入越傳○情急如此

鍾惺曰夫差亦是古今一好男子赦越王亦不失帝

王之度觀吳王劉項勝敗見古今無慈性帝王

子貢論執玉

十五年春邾隱公杜名益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

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杜玉朝者之贊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

者皆有次亡焉夫禮生次存亡之體也林次生存亡皆

有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

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杜不合法度心已亡矣林心

爽先論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林精驕近亂

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杜哀七年以夏五月壬申公

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彭家屏曰詩三百篇言威儀處最詳禮雖漢人所記
多古禮之遺舉動之間雖小必勅春秋之時世亂極
矣而當時賢人君子於左右周旋進退俯仰之節猶
致意焉可見文武周公之遺澤未盡泯也子貢觀兩
君之執玉而知其將亡北宮文子觀公子圍之威儀
而知其不終益知當時之所講求者深矣詩不云乎
人而無儀不灰何爲豈不信而有徵哉

